

最新反贪长篇小说

检察院的

抉择

阿宁著 ◆

◆ 新时代出版社



检察院的抉择

阿宁著

新时代出版社

检察院的抉择

阿 宁 著

装帧设计:章 力

出 版:新时代出版社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呼和浩特市二道新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14

版 次:2000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000册

书 号:ISBN7—5425—0326—X/1·180

定 价:24.80元

内容提要

《检察院的抉择》是 21 世纪初我国一部难得的政治思想,艺术水平都较高的反贪长篇小说,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深厚的感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为我们刻画出一批有血有肉的战斗在反贪第一线的检察官的形象。

该书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昆山市化纤厂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就在检察院要动手破案之时,掌握着重要证据的化纤厂会计郭敬西畏罪潜逃了……

昆山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立升派老魏等人北上北京追逃,经过艰苦的寻找,终于发现郭敬西和一个年轻女人一起住在台湾饭店……

当老魏和小吕去台湾饭店抓捕郭敬西时,在电梯门口突然吐了血,他的胃病犯了,就在这时,郭敬西发现了不祥征兆,赶紧逃跑了……

郭敬西最终还是在北被抓住了,郭敬西的被捕,急坏了

化纤厂厂长金立鑫，他先找到盛世集团的老总宋世元，希望他通过他的关系网打通上层关系，争取把这事搁下来……

宋世元很快给金立鑫吃了定心丸，于是金立鑫决定好好玩一玩，他打电话招来舞女蔡小姐，一夜尽兴之后第二天回到昆山市找来老相好苏小红副厂长，商量怎样才能跟郭敬西联系上……

郭敬西被关在邻县某招待所，初始抵挡不住检察院的审问，陆陆续续交待了些问题。就在十分关键的时刻，郭敬西的老婆送了两条烟给他，虽经检查官们反复检查，却没有发现装在烟里的叫郭敬西顶住不说的字条……

虽然有市委书记李洪在暗中帮助，金立鑫还是被抓了起来，但是检察院内部出了内奸，专案组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手掌握了……

审查僵直不前了，由于李洪与化纤厂案有极大牵连，所以他一意孤行，极力阻挠专案组，并限定由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检察长刘立升必须在七日之内将金立鑫的问题搞清楚，否则就无条件放人……

刘立升的初恋宋玉芳与化纤厂案脱离不了干系，在金立鑫的暗中指使下，约刘立升去天府酒家吃饭，一时间弄得流言四起……

苏小红按金立鑫的吩咐，组织了很多人去市委门口静坐请愿，迫于李洪控制的市委的压力，检察院只好将金立鑫放了……

为了扫除障碍，李洪决定让刘立升停职反省，而宋世元也在省里活动，将一直支持刘立升的容易市的张检察长调走……

刘立升并不与罪恶妥协，在去看病重的老魏时，老魏告诉了他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这线索令他振奋不已……

张检察长利用交接的间隙，组织了一个由容易市反贪局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开进了昆山市，面对上级，李洪不好再阻挠……

金立鑫在放出去后，去了容易市，找到了老情人蔡小姐，正当他们卿卿我我时，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正被一个老头搂着亲嘴……

满怀愤怒的金立鑫回到了昆山市，然而检察官们正等着他，他又一次被抓了起来，这次，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调查取证工作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经过多方取证，郭敬西、金立鑫的犯罪证据越来越多，面对这些证据，他们都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检察院在金立鑫家搜出一百三十万现金存折和大量脏物，又在郭敬西妹妹家搜出了化纤厂的另一套帐本……

苏小红最后还是落入了法网，正是她的落网，找到了李洪受贿的有力证据……

老魏因胃癌医治无效死了，李洪被戴上了手铐，一个是被追认的烈士，一个是被唾弃的罪犯……

金立鑫案的残渣大黄挟持了刘立升的家人，希望通过此举换来金立鑫的出狱，正因为此，长期处于抑郁之中的刘立升的爱人程秀梅被逼疯了……

为了扩大化纤厂案的战果，专案组决定转移罪犯关押地点。刘立升把爱人托付给手下之后，便投身到了下一步战斗之中……

第一章

1

昆山市。一幢最高的房子只有三层的破落小院儿，门口却竖着个白底黑字令人心惊肉跳的牌子：昆山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刘立升昨晚一夜没睡。

他想起了人老脚先老这句话。整整一上午，他觉得脚后跟疼，两腿肿胀得抬不起来。到了下午脚就麻木了，连腿的酸痛也没了，只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冷。

他得回家睡一觉。夜里还有好几个组活动，检察长的脑袋必须时时清醒，每个决策都不能有半点儿犹豫。任何含糊

都可能会引起检察员们的误解,以为你顶不住了,在找退路。

昨夜他领着三个干警,悄悄把车开到农业局附近一条小巷里。他们在那儿下了车,走到马路对面一百米处的另一条小巷,分头埋伏在郭敬西父亲家附近。

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附近一家的狗叫。几个人在黑暗中伏下身,一动不动。过了会儿,狗不再叫了。可能因为这几天总有人蹲坑,狗已经习惯了。

夜的寂寞开始朝他们袭来。他抬头看了看,夜空中浮着一片雾气,月亮被遮住了,连星光也变得很暗。那些星星显得又遥远又冷漠。

隔两条街是市电影院,现在正放一部外国言情片。电影院为了招徕观众,把里面的声音用扩音器放出来。街上响着“嗯嗯啊啊”的作爱声。隔这么远距离,他竟然听出了故事情节。那里面的爱情让他想起了妻子。他从怀里拿出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晚上不回去了。

程秀梅的声音很平淡,她对这种事已经习惯了。

他听见女主角被人强暴后瘫在地上,好些人朝她围过去呼喊。隔这么远,他感受到了那场面。不过,那是电影。生活中的事要比这平淡得多,就像他们现在,除了寒冷、寂寞之外,没有那么多感人之处。

当女主角回到男友温暖的怀抱时,反贪一科的小孙悄悄走到他身边问:刘检,冷不冷。

他说:还行。

临出来时,他披了个棉大衣。夜一深,觉得大衣像纸一样薄。夜凉从脚下顺着小腿爬上来,后背上凉飕飕的。

小孙说：刘检，你回去吧。我们在这儿守着就行了。他摇摇头。

小孙又说：要不然，你去车里坐着。

他说：我能行。

检察长有各种各样当法。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也可以坐在车里等。他愿意像普通检察员一样受受罪。因为觉得对不起他们。

这些人已经在这儿守了一个多礼拜，天天晚上就这么在黑暗里伏着，四个人，二人一组，一替两小时轮换，换下来的在车里眯一小觉，然后再去替换另一组。昨夜有一组的人，在车里一下睡过了，睡了四个小时，另一组的人不干了。早晨起来在食堂吃饭时，差点儿打起来。

疲劳使他们暴躁，用不着拉架，给他们个枕头睡上一觉，醒来就言归于好了。晚上蹲坑，白天他们还得像其他人一样上班，有个干警问：刘检，我们天天加班，院里给我们多少奖金？

他笑着说：等把案子办下来，给你们请功。

没人在乎请功不请功。院里工作强度这么大，和市里其他单位一比，奖金少得可怜。除了行政单位每月六十元奖金外，院里不但不另发奖金，连加班费也没有。道理很简单，院里没钱。

总这么加班，干警有情绪。一个案子完了，又接着一个案子，好些人想调出检察院，反贪一科的小吕联系了建设银行，他给卡住了。那是有个办案经验的干警，这些人都走了，他这个检察长怎么当。他说：要调咱们一块儿调。什么时候我调

走了,你再调吧。

小吕意见大了,觉得检察长搅了他的好事。这次让他进专案组,他不干。说:我已经决定调走,你们别再拉我了。

副检察长迟明惠说:谁说你要调走,你调动院里还没同意呢。

小吕冷笑一声说:你们不放我,就不怕我里勾外联吗?

这话把他们吓了一跳。刘立升跟迟明惠商量的了半天,决定还是让小吕参加,一是院里再也抽不出人了。二是他们了解小吕,知道他就是发发牢骚,不可能做出格的事。

第二天,小吕开来了医生证明:慢性肝炎。请病假。

刘立升提着五斤猪肝,去他家做工作:你替我想一想,你要是当这个检察长,能把有用的人都放走吗?

小吕说:我知道你对我不错。可现在这形势,检察院没什么可留恋的,你把我留下,你能在这儿干一辈子?明天你调走了,我们找谁去。

刘立升说:不服他,只好说:院党组开会再研究,眼下工作你还要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能闹情绪。越闹情绪,越不放你走。

后来他把小吕和老魏一起派到北京,追捕郭敬西。小吕勉强同意了。他虽然留下了小吕,内心却在替他惋惜。建行不光收入高,更不会深夜里在外面蹲着,挨饿受冻。

街上没一个行人。巷口的路灯强睁着倦眼,照出来的都是寂寞。

他想起了守株待兔这个成语。让大伙儿这么守着,是不是有点儿愚蠢?不过他没更好的办法。

在化纤厂的案子里，郭敬西是个小角色。又是个重要角色。他就像一把钥匙，能开很多人的锁。初步掌握了贪污证据后，他们决定先拘审他。没想到上午检察委员会刚开会决定，下午他就跑了。

检察委员会的成员是正副检察长、纪检书记，办公室主任。都是院里的核心人员，消息还是走露了，这是谁干的？

说不定他们在这里守着，也有人透出风去了。那不是守株待兔吗？

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在这里守着。郭敬西能跑一个月，也能跑一两年，花多少钱金立鑫都会给他报销。检察院却拖不起。

他们派出三个组到外地寻找，一个组在北京，一个组在本市，还有一个组去了沈阳。那是郭敬西的老家。

在本市的又分成两个小组。还有一组在郭敬西家门口蹲着，等着他回来。那一组也累病了一个。

夜雾升起来，缓缓地在地面上浮动着。清冷的空气里，飘着一缕缕下水道味道。那味道可能是从附近下水井里飘出来的。因为夜的安静，嗅觉也跟着灵敏起来。接着肠胃也活跃了，肚子里叽哩咕噜地响，想吃东西。他幻想着这时候能有一块方便面，不用泡着吃，那样太奢侈了，只要干吃就行。

因为又冷又饿，刘立升裹着棉大衣蜷缩在那里，脑子却异常活跃。他的思维又从干警跳到郭敬西身上。也许他早就离开市里了吧。他不会那么愚蠢，送上门等着人家抓他。不过，听化纤厂的人说，他是个大孝子，他父亲已经病得快不行了。他能不来看他父亲吗？

办案有时是一种心理较量。你在这里守着，他不敢来。你真不在这里守着，他就来了。他一来，就去掉了一块心病。你就把一个机会永远丧失了。就是在这里抓不住郭敬西，这么受冻，也一样有意义。

四点钟，另一组的人把他们换了下来。他跟小孙回到车里。一进车里，觉得车里真暖和，把大衣一裹眼睛一眯，真是幸福呵。他回过身看了一眼，小孙已经睡着了。

这小伙子不错，人很机灵，工作能力强，又善解人意。这样的人提拔肯定快。相比之下，小吕就亏了。

过去他当一般干部，看见这样的人往往反感，觉得他们总是讨领导喜欢，没出息。当了领导后才明白，哪个领导都喜欢这样的。

往好了说，领导需要别人分担心思。往坏了说，领导需要别人围着他转，看他的眼色行事。他也不例外。对于他来说，当然要有个前提，就是这人同时还在认真地工作，认真地办案。

他站在市委书记的角度看了看自己，觉得李洪肯定不满意。他一办起案子，就忘了上边的心思，忽略了人家的眼色，不是个好下级。

五点多钟，他身上手机响了。是一个检察员从门口打过来的，告诉他有个新情况，有个女的在这里转了一圈儿，又走了。

他叫醒小孙，赶到郭敬西父亲家门口。问：看清楚是谁了吗？

正说着，那人又转回来。她先是迟迟疑疑地走着，后来发

现有人监视，索性大大方方朝这边走来，站在郭敬西父亲家门口使劲儿拍门。

屋里灯亮了，一个老太太问：谁呀？

那个女的说：我，化纤厂的。

借着屋里的灯光，刘立升看清楚，那女人是化纤厂的副厂长苏小红。在屋里说了几句话，苏小红就出来了，她在门口大声说：郭敬西回来，让他赶紧回厂里。他是会计，老不上班怎么行。

老太太答应着，说回来就告诉他。

这一切都像是在说给他们听。

直感告诉刘立升，这个女人的到来，意味着郭敬西再也不会来了。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东边天空已经发白，除了启明星外，许多星星已经隐去，这个安静的小城，正等待着第一缕朝霞的喷出。

看来，今夜他们再也不会有任何收获了。

2

程秀梅做饭时，他躺在床上睡着了。妻子把做好的饭菜端过来，看他睡得那么香甜，不忍心叫醒他，又把饭放回了锅里。为了让他多睡会儿，把他的手机和呼机都关闭了。

睡梦里，他还守候在郭敬西父亲家门口。他跟检察员们说：沉住气，咱们就是一时抓不住他，也给他心理上造成了压力。

恍惚中，他们从郭敬西父亲家门口撤下，只留下一个人在附近监视。这又是一次无功而返，车里人都不说话。身体与身体之间徘徊的都是疲劳和沮丧。睡梦中，那种沮丧感依然压迫着他。他想开个玩笑，又放弃了。他想不出合适的笑话，又觉得这时候开玩笑，未免做作了。

沮丧是正常的，什么都会自然而然，也会自然而去。

睡梦中，他们的车开到公厕附近，他说：下去解个手吧。司机停下车，大伙儿走进厕所冲着尿池站成一排。他早就憋了泡尿，放松地尿着，嘴里说：真痛快。

他就那么躺在床上，放松地尿着，一点儿也没感觉到身下棉裤已经湿了。尿液从棉裤里渗出来，渗到了褥子上。

他翻了个身说：走。就又睡了过去。

妻子走过来，见他裤子上半截比下半截颜色深了，用手摸了摸，湿漉漉的。叹了口气，给他把裤子脱了。他翻过身来，说：我对不起你们，我给你们请功。

程秀梅把一个褥子给他塞到身子下面。他身子很重，她搬的时候生怕把他弄醒。没想到他睡得那么死。他的梦仍然留在从郭敬西父亲家返回的路上。妻子把一个枕头塞到他脑袋下边，又给他盖上被子，他仍然没有醒。

他曾经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她想起新婚之夜许多细节。比如他的惊讶，他的好奇。他先是很腼腆，后来又不管不顾的样子。男人在女人面前，有时候就是个孩子。他们很淘气，他们在女人的面前做出男子汉的样子。可现在，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了。

程秀梅是市纺织厂刚刚下岗的女工。自从下岗后，她总是喜欢回忆，这些回忆最后引来的是感慨：他们都老了。

对于“老了”的生活，她感到不知所措。年轻好像还是很近的事，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这样，怎么说没人要就没人要了。

她觉得对不起丈夫。上几个月她只能领八十元生活费，这点钱不够有的人家上一趟街的。家里现在完全靠刘立升的工资生活。在她眼里，刘立升是家里的擎天柱，只是这根柱子总不着家，他更多是在外面支撑着。

刘立升深夜一点多醒来。程秀梅不敢把手机和呼机关的时间太长。一点钟她犹豫了一会儿，又给他打开了。

没想到刚过五分钟,手机就响了。刘立升对手机的敏感,远远超过了对尿液的敏感,他还没睁开眼睛,就拿起了电话。喂,他冲着话机说。

里面声音一响,他完全醒了。一骨碌坐起来,里面有个山东口音的人问他:你是刘立升吗?

刘立升说:是。你是谁。

里面说:我找刘立升。你是不是刘立升。

刘立升说:是。

里面又问:你是昆山市检察院的刘立升检察长吗?对方反复盯问他的身份,显然有要紧事。刘立升向他保证:我就是检察长,有什么事你说吧。

对方犹豫了一下,说:我没事。

刘立升火了:没事你打电话干什么,谁告诉你这个电话的。

对方说:是你的事,我有个重要消息告诉你。

刘立升口气缓和下来:你说吧。

对方说:刚才结束的市委常委会上,决定让迟明惠到市公安局任副政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刘立升好长时间没说话,他在想这个电话怎么回事。刚结束的市委常委会讨论的事,这个人怎么就知道了。他是常委吗?刘立升能听出每个常委的声音,这个人显然不是。他是谁,为什么打这个电话。

如果把这些问出来,层次就低了。该告诉的自然会告诉,不想说的问也白问。他说:谢谢你。

对方说:不用谢,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对方轻易把他划到了自己阵营里，让刘立升心里不痛快。不过他还是相信了这个电话。对方不是替人说情，也不是为了讨好他，显然是金立鑫的某个对立面，想把消息透露给他。

这个电话让刚刚从熟睡中恢复过来的脑子，又陷入了沉重。前一段市里曾传言，要把他调到纪检委去。这表面上是提升，实际上是要把他从检察部门拿下来。后来又说他到市委党校当校长，也是副县级。他有些心灰意冷，心想，调就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后就轻松了。

现在又说要调迟明惠，他却着了急。这时候调走迟明惠，等于砍他一只手臂，特别是正办着化纤厂的案子。他一调走，专案组就少了主心骨。

调走一个人，就意味着再安排进一个人。进来的人，很难保证跟他一心一意办案。他跟迟明惠并不是没有矛盾，在办案这一点上，迟明惠却是一员猛将。他原来是驻军某部一个炮兵营营长，有着大炮一样的性格。他像大炮一样渴望目标，渴望轰响，这是他的优点。如果让他无所作为地活着，他就会像无人理睬的大炮一样，浑身長锈。

刘立升意识到，现在保护迟明惠，就是保护自己。

他决定立刻行动。回到院里，他把司机叫醒，连夜开车去了容易市。他要在早晨上班之前，见到容易市检察院的张检察长。

昆山市是容易市最大一个县级市，昆山是个出干部的地方，现在容易市委、省委都有从这里出去的干部。你能把这儿领导得风平浪静，就说明工作有能力。当然，栽在这儿的也不少。